

臞

軒

集

欽定四庫全書

臞軒集卷二

奏疏

乙未六月上封事

宋 王邁 撰

臣聞人王之職莫大於知人知人之道莫先於擇相善
觀人之國者惟於所用之相觀之公孫相千秋侯而漢
家之事日非九齡罷林甫用而開元天寶之治亂遂決
吁可畏也我國家自韓侂冑用於慶元迄於開禧甫及

十年天下之勢如人少壯而得疾故其療之也易為功
自史彌遠相於嘉定迄於紹定凡二十有七年天下之
勢如人垂老而得疾故其療之也難為力幸而皇天佑
宋弗替丕基柄國權姦不剪自斃皇帝陛下始得以收
川潰矢決之威權奮雷厲風飛之神斷乃眷舊學進秉
國鈞而相臣清之精白一心總領眾職蓋將暮年於此
矣然以三十年大壞極弊之天下架亂膠輅如甚焚之
絲而解之難破爛潰裂如甚漏之舟而補之難陛下於

斯時也日與大臣圖維其可以協心輔政者謂天下人望之在真德秀也禮闈之榜一造參預之命亟頒中使及門而其病不可為竟有孤注想元老之意適遭其時京城狂卒因揀汰而叫呼市井小夫興謠言而譏訕向所擯棄之小人遂沾沾自喜以為天下事非諸君子所能濟必其徒復用乃可辦之一日御筆中出起袁韶而畀之祠且將大用之在廷搢紳重足以立給舍於是不已於言陛下從諫如流成命隨寢然當國步多艱之時

決非一相之所可獨運也戊寅之旦揚命於廷爰立二相清之為左行簡為右先是大臣不得知羣臣不得聞不參朝野之論不稽龜筮之謀小人佞以為命相重事出於臣下之所不測非陛下斷之以獨曷克登茲君子忠以為天下之相當與天下共謀之若不酌於公言是必冥冥之間有為之地者況夫必用袁詔聖意已決繼此出命誰敢有言於是君子之憂日深臣雖官小位卑蓋不勝宗社之憂不得不出位為陛下言也彌遠柄國

官職之除授不待過中而先行郡國之文書大率有申而無奏陛下一切容忍若罔聞知故雖進退人才不由上出而未嘗有君除吏盡吾亦欲除吏之譏雖作福作威聽其專擅而未嘗有貴為天子不得自由之憾迨夫清之為相避權則有之而不敢以專權遠勢則有之而不至於怙勢然其心甚為國而其力不足以副心德可服人而其才不足以稱德而又政府鮮協恭之助宰掾之素練之賢處煩治劇而才踈臨機應變而見鈍開邊

一事雖出於帥臣之喜功而清之不能救其源換楮一策雖出於樞臣之寡謀而清之不能奪其議然而公清平實以主善類而無妒賢嫉能之偏明白洞達以受人言而無淺中自是之失通國之臣無愚不肖皆稱為君子之相而非彼相比也陛下責治太銳課功太速不擇忠賢以輔之乃用行簡以疎間之而又欲用袁韶以快其報復之志是何陛下惟知有招權納賄之彌遠而不知有避權遠勢之清之能容養彌遠於二十七年之久

而不能篤信清之於二年之暫此非獨愚臣疑之亦天下所共疑也臣思之而得其說彌遠為相之日以袁韶尹京以鄭損輩領餉受其不貲之餽遺亦不盡入於私門宮掖之內貂璫之流凡所供億極其腴厚自清之當國以來屏絕苞苴一介不取雄都巨鎮皆有餽於權門者今則獻羨餘於公朝姦朋邪黨皆有貢於光範者今乃致懇懃於捷徑是以掖庭之供需閹寺之濡沫色色無之所以激仇士良等之怨而不能止即墨大夫之譏

迺者籍鄭損之家與之同惡如袁韶輩皆懼及已布置
賓客絡繹京師樂禍幸災興訛造謗交結左右轉以上
聞謂非行簡不足以爲相非袁韶不足以輔之而訾抵
清之爲果不足用也陛下聽斷精明初未之信而屢惑
於鑠金之毀意不免投杼之疑此非獨愚臣知之亦天
下所共知也且行簡之賢固不可與韶同日語而人之
多言蓋亦有故行簡爲人素號多智彌遠在時善事惟
謹其性姿多苛其薦舉多私彌遠喜其順已每事委曲

從之及與清之共政所見每有不同况當耄及之年易
犯在得之戒其身雖未必肯為小人之事其門必多引
小人之徒今塗人之論皆謂小人之讒清之而舉行簡
也意不在行簡而專在詔行簡既相詔必繼用清之歟
踏不安有去而已小人謀中公論謂何近習閹官廢置
宰相此漢唐衰世事曾謂陛下英明之主而有此失豈
不重可惜哉清之每見百執必盛言陛下學問緝熙理
義多闕聖德日隆於一日而不知委任之一衰讒間之

易人是則清之格心之事業未至也清之直情任理以待君子之道而待小人廣大樂易無有他腸把握隄防未免多罅故蹈小人之窞而不自知是則清之謀身之計甚拙也清之起自書生位至台鼎奉身而退於清之何損惟是方今君子之澤未究生民之疾未瘳乃使政府有刻薄姦險如韶者得厠迹焉上而公卿稍知畏義必耻與之同列下而百執稍自愛重必不屑出於其門凡清之所引用之君子勢必至一網盡去彼將呼僞援

類雜選而來非秦孔之誅求即張杜之慘酷非楊興鄭
朋之傾巧則杜欽谷永之系邪一韶得用羣憊輻湊凶
德參會孰能禦之臣恐天子不獨無安靜之福且將有
生靈塗炭之禍矣臣謂人主惟有一心有自明而入昏
有自邪而反正陛下前日將大用德秀者此心也推此
心以往則所謂韓休入朝吾雖瘠而天下肥者可以幾
致太平今日之喜用韶者亦此心也推此心以往則所
謂人言盧杞奸邪朕不見其為奸邪至於危亡而不悔

自德秀既亡無以副陛下之委任遂使陛下急於為治
有用韶之思如醫者急於治疾參苓不用烏菴是求自
明入昏間不容髮然反邪為正特在陛下轉移間耳德
秀雖亡天下獨無人乎南廣之崔與之西浙之劉宰皆
其比也然此二人老而知止利祿恬然必不為蒲輪而
出而與德秀道義合年德均膺天下之重望猶幸有西
蜀之魏了翁在也了翁近被文昌之除侍讀之華班翰
苑之清職悉以畀之天下皆覩陛下之必能大用了翁

此誠反邪為正之機也宰職之任固貴有同寅和衷之美而亦不可無交相規正之誠人之才品豈不自知緩急剛柔賴以相濟元齡之薦如晦蓋以如晦之斷可以贊已之善謀姚崇之薦宗璟蓋以璟之正可以濟已之應變是所謂五味合而後鼎可調八音和而後樂可備古今無忠邪兩立之理若君子小人雜處於朝而求天下之治不可得也假使行簡相而韶亦用了翁參於其間其義當無所可否耶風行舟駛局變棋新人人自危

街談巷議此為何時而風憲之地曾無數十章彈夏竦者豈畏讒夫方張之焰而不敢犯其鋒耶抑幸時事一變之餘猶可固此位耶章惇為相林希受其同為執政之諾為之草制既而擲筆於地有名節壞了之嘆希雖不才而是非羞惡之常心猶未盡泯沒設在今日韶當柄用臣恐草制者安然為之不復有愧耻矣陛下收用羣賢殆為何事而士大夫受官職負朝廷一至此甚是又臣之所甚懼也臣自叨第十有九年未脫選調方綴

冊府本無言責何苦櫻鱗實以陛下用舍之際治忽所
關而官無崇卑皆不可上負天子下負所學此臣平日
父師之教也伏惟陛下念社稷之重謹輔弼之任參國
人之公勿左右讒言是惑用君子之德勿小人有才是
喜不可衰蕭望之之眷顧使恭顯得以蝕其明不可迂
魏徵之議論使權萬紀封倫得以投其欲如此則朝廷
有九鼎之重天下有泰山之安矣臣言可採陛下不以
人微而廢之固臣之幸亦天下之幸臣罪當誅諭之執

法聲之丹書而斥逐之亦愚臣區區盡忠之職分也干
冒天威惟陛下裁擇 貼黃 臣一介疎賤不知宮掖
中婦寺姓名為誰但道路之人皆言有吳知古陳洵並
纖巧反覆最能撓政大明當天羣陰宜伏豈應有此臣
愚欲望睿斷將知古洵並斥逐遠方以絕黃冠左道出
入禁闥毀譽臣下得行其私之弊貴妃之兄雖得外祠
往來湖山交通關節巧宦多趨其門易有履霜之戒詩
有桃虫之譏防微杜漸不可不謹仰乞睿照 又貼黃